# 国外的换妻

我和妻子在澳洲留学时熟悉，她是武汉妹子。一见她我就被她热辣辣的眼睛迷住了，很快我成了她的俘虏。对

了，忘了告诉大家，她叫雨诗。

在一天晚上，我喝醉了酒是她送我回公寓的。我迷糊中，觉得有人在舔我的小弟弟。一睁眼见是她。她看我醒

了，舔的更卖力，我的弟弟忍不住发起抖来。她笑着吐出来：「怎么，忍不住了，你的家伙倒不小，恐怕没经过锻

炼吧？」我红了脸，点了点头。「那我让你插我的穴吧。」她说着站了起来，我这才注重她的皮肤很白，身材比穿

衣时更漂亮，不算大的乳房有如葡萄般的奶头，平坦的小腹一片黑黑的森林。我还没回过味，她已经坐到我胯上，

张开下面的嘴，吃了我的小弟……这是我第一次^ 做\*\*. 事后，她说愿意嫁给我，但有个条件，以后她可以随意和

任何男人性交，我也可以随意玩女人，不然就永远不再联系。看着她漂亮的脸。我怕失去她，犹豫一会点了点头。

答应了雨诗的要求，马上让她兴奋起来，她用媚眼盯着我的下体，我被她看的欲火又燃烧起来，小弟昂起头向

她致意。「你又想要？」她笑着说。「妈的，自己骚还嘲笑我」我在心里骂着。经历了刚才的^ 做\*\*后，我以彻底

放开，我做起来，伸手搂住她的腰，一翻身把她压在床上，我去吻她的香唇，她也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和我的缠绕

着。我有种奇妙的感觉，好象她的舌把我整个融化了，我登上了仙境，我的手也不客气的揉着她葡萄般的奶头，捻

着捻着，雨诗的奶头硬起来，她的嘴也开始哼哼的发起声，含混不清。我的欲念渐渐高涨，下面涨的想进入一处芳

香地。「你快插我吧，我受不了了。」雨诗一说这句话，我马上把小弟送进她的桃源，狠命的抽送起来，这次我干

了很久，我感到快射时，雨诗要我拔出来，她一口含住我的，我在她口里发射了。事后，精液顺着她的嘴角流出来，

她又舔了回去，然后和我接吻，我尝到了自己精液的味道，不禁皱了眉。她看我难受的样子。咯咯的笑出声，「怎

么，不习惯？以后，你还要吃我的水呢！她指了指还在泛滥的洞口。

打那天起，我们在学校四周租房住，天天我和雨诗^ 做\*\*，她的经验很丰富，教会了我许多花势，我赞叹性竟

有这么多讲究，和雨诗第一次^ 做\*\*时的许诺我也淡忘了。

一天早上，记得是休息日，不用上课，雨诗对我说，一会有一个叫哈丽思的女孩来找我，「她可把你当白马王

子啊，你要好好干她呀！」雨诗说。「不行，我只要你一个，不会再碰别的女人。」我坚定的说。「别傻了，亲爱

的，一道菜，再美味吃多了也会烦，我是你的主食——米饭，吃饭要菜呀，哈丽思可是不错的美味啊！」雨诗认真

的看着我，「再说，我俩早说好的呀。」我想起我们曾说的话，「真要那样？」我问。「不错！」她的回答很认真。

「可是，你还没外出搞别的男人啊！」我说听了我的话，雨诗的表情严厉起来，「这段时间我是只和你一个男人干，

我很爱你，但不能说以后我不搞别的男人，而且以前我至少和十几个男人上过床，而你至今只有我一个女人，这对

你不公平。今天我特意找哈丽思来，让我们一起和你玩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你不想试试3P的乐趣吗？」看她认真的

样子，我只好答应了。我以为只是3P，谁知，竟是我走往换妻路的开始，从那以后，我渐渐迷上了换妻游戏并乐此

不疲。

就在我和雨诗说话的当口，外面传来敲门声。「我去开门。」雨诗说着，仅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。我赶紧穿衣，

把自己妆扮成衣冠楚楚的样。「不行，你们不能进来！」外面雨诗的声音又传进来。「怎么了？」我问。接着我往

卧室外走。在我进入客厅的一刹那，雨诗把门关了，我依稀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，还听见雨诗说，「你们先等一会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我问。「这个？」雨诗说话开始吞吞吐吐了。「那好，我说了。」雨诗红着脸。从雨诗的嘴里，

我知道门外站的是哈丽思和她丈夫。原来，雨诗要哈丽思来陪我玩给她丈夫知道了，他非要来加入。「你知道，澳

大利亚人喜欢玩换妻游戏。哈丽思夫妇就是换妻俱乐部的成员。」雨诗的脸更红了，「我也是成员。要不，我怎能

介绍哈丽思来陪你。可是，说好的，哈丽思一个人来，这、这？」听了雨诗的话，我有点明白了。「你是先要哈丽

思给我干，以后再让她丈夫加入，是不是？」雨诗抬头望了我一眼，不好意思的点点头。我哑然了，她适合做我的

妻子吗？我问自己。可是一见雨诗那双眼睛，流光的眼睛，我不能说服自己放弃她，加上我们第一次^ 做\*\*时的承

诺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」你和哈丽思丈夫做过吗？」我问雨诗。她点了头。「是的，我和他干过10多次，不过，是

熟悉你之前在俱乐部。是自由大串换。」说着，雨诗的眼神开始迷蒙了。看着她的神情，我知道，要么我和她一刀

两段，要么适应她的一切，因为即使她真的嫁给了我，也会在外找男人，甚至要我和她一起玩交换或更荒唐的游戏，

我若不答应，她会马上和我离婚！

我半天不语让雨诗摸不着头脑。「是我不好，我只和你说你我可任意玩别的男女，没说交换的事。我想慢慢来。」

她的声音已越来越小。「我是真的很爱你！」她忽然大声说，「你不喜欢就算了，我叫他们走。」雨诗说着，往门

口去，就在她打开门还没来及开口时，我做了个惊人的决定，我对门外的人说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请进。」雨诗回

过头，呆呆的看着我，她的目光中布满了惊喜。

事后，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做法，我为我的决定自豪。是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男女性欲人之根本，男人女人只

要平等的享受欢乐，又有什么不能做了。好了，还是说说我第一次换妻的过程吧。虽然当时雨诗还没嫁给我，我已

经把她当作妻子了。

哈丽思夫妇一进门，雨诗和哈丽思的丈夫就做了亲切的拥抱，哈丽思看我窘在当场，马上跑过来抱住我，把舌

头伸进我的嘴里，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摆脱。「等等。」我说。雨诗马上摆脱了那个男人，哈丽思夫妇不由楞住了。

「我明白。」雨诗说，「我老公是第一次玩这游戏，不如，你们夫妇先互相玩，我和我老公做，待他放松再换过来。

好吗？」雨诗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哈丽思的丈夫无奈的耸耸肩表示同意。雨诗马上回到我身边，那边哈丽思和他丈夫

亲吻起来。这时，雨诗又打开录象机放起了我们^ 做\*\*时自拍的录象。此刻哈丽思夫妇已脱的一丝不挂，两人正互

相舔着阴部。我知道，那是69式，法国人的玩意。看着这香艳的场面，我的小腹开始发热，阳具也慢慢涨大起来，

把裤子支起了帐篷。雨诗见状，马上解开我的裤带，用手托起我的宝贝，伸出舌头，在马眼上轻舔着，我的马眼开

始流水了。我的心在加速跳动，快感沿着血液跑遍全身。我完全沉醉在口交的喜悦中。不知多久，我低下头，在舔

我阳具的竟换成了哈丽思。她的口功好象比雨诗还好，嘴一会把我的吞进，一会吐出，有时，舌头游走到阴囊处爱

抚我的睾丸。「啊- 啊- 我受不了了。」雨诗的淫叫声进入我的耳膜。我往左前方一看，雨诗正象狗一样趴在茶几

上，高耸起屁股，哈丽思丈夫的阳具正狠命的往里插。我的血一下沸腾了。一把抓住哈丽思的肩，拉她站起，又拦

腰抱住她，把她扔到沙发上，粗暴的分开她的双腿，把阳具死命的塞进去。「喔！你好神勇！」哈丽思称赞着，我

不理她，只顾很很的抽送。很快，哈丽思连气都喘不出了，只剩哼哼的声音。

「啊！我要射了！」哈丽思的丈夫一声大叫，我扭头一看，他已拔出阳具，正对着雨诗的嘴喷射着精液，雨诗

张大嘴接着，有些精液喷在她的脸上，她也用手赶到嘴里，好象吃着香甜的美味。受此刺激，我也忍不住突突的发

射，不过，全留在哈丽思的阴道里。

大概是西方人性欲很强的缘故，我射了以后，哈丽思好象还意犹未尽，她不断的用手搓着乳房，另只手还摩挲

着下体。见状我很窘，我象个斗败的公鸡呆站着。这时，只听雨诗说，「快去安慰你的老婆吧。」哈丽思的丈夫马

上向沙发处走来，那挺直的阳具让我目瞪口呆。「他不是也射了吗？」我心里想。「哈哈！小伙子，你还需要锻炼！」

他似嘲笑般的对我说。我楞楞的看着他又把阳具送进哈丽思的阴道。

「你怎么了？」雨诗问我。「我——没什么！」我掩饰自己的无奈。「嘻嘻！你好象不开心。我看出来。」雨

诗说。「没有。」我强辩着。「好了，我们到浴室洗个澡吧。」雨诗拉着我的手，我被她牵着走。进入浴室，她悄

声说，「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没他神勇而灰心。其实你的能力不差，要害在于第一次这样玩，太亢奋了。」「可他也

射了呀。」我不解的说。「这你不懂了，他只射了一部分，而你全给哈丽思了。何况，他射了后，阳具还在我的嘴

里摩擦。你呢，嘻嘻，就抽出来了，没有刺激当然就软了。」我似乎有点明白了。雨诗又说「不过男人射透了后再

干女人就更长久，我来帮你重振雄风吧。」说着，她搂着我站在淋浴下，当水冲刷我的全身时，雨诗用她的双乳在

我身上摩擦，润滑润滑的，末了，她蹲下身子，认真的把手放在我的阳具上有规律的套弄着。我望着雨诗，忽然把

她和哈丽思进行比较，虽然哈丽思皮肤很白，但近看身上到处有粗的毛孔，她则不一样，全身滑如绸缎，似天然的

美玉。看着想着，加上雨诗的精心料理，我的阳具又抬起了头。「我要你！」我说，我捧着雨诗的头，把鸡巴塞进

她的嘴，雨诗啧啧有味的唆起来，我的阳具在她的嘴里欢快的出入，我蓦的按住雨诗的头，鸡巴直往她的喉咙里送，

见状，她马上吐出我的鸡巴，眼睛痴痴的看我，我明白她要我操她的洞洞，就把她抱了起来，雨诗的双脚挂在我的

腰上，我的鸡巴插在她的穴里。这个动作是雨诗教我的，叫母猴爬树。

「你们怎赖在浴室不出来？」哈丽思依着浴室的门大喊。「我想，她还没满足，要你干她。她老公可能不行了。」

雨诗对着我耳朵说。「不，我现在只要你。」我说。「别傻了，你现在可以玩3p了呀。」雨诗转过头，对哈丽思喊，

「你还要我老公干你吗？」「是呀！」哈丽思回答。「那还不进来，等什么！」

「你今天怎这么贪？」当哈丽思进入浴室时雨诗问。「我吃了药，就要好好玩玩你的老公，说着，哈丽思把我

和雨诗扶着放到地上，雨诗变成骑在我的身上。哈丽思跨过我的头把小穴慢慢凑近我的嘴，我摇着头不想舔，可小

穴就在我的鼻子前，我闻到了精液的味道，不知是我的还是她老公的。「舔吧，会习惯的。」雨诗一边骑我一边鼓

励我，我只好把嘴挨上哈丽思湿湿的阴户，轻轻舔起哈丽思的阴户。淫水伴着精液流了下来，我的嘴唇，舌头都粘

满了，她的肥肥的阴唇在我的嘴里很是柔软，我开始感到刺激，而下体也充斥着快感。这样玩了一会，雨诗和哈丽

思决定趴在浴缸边，让我从后面轮流干她们，直至射精！

两人趴好后，我在后面认真的欣赏了东西方女人不同的屁股，雨诗的比较紧凑，圆润，而哈丽思则很肥大，臀

距较宽，我先把鸡巴插进哈丽思的洞里，一边抽送，一边把手指塞进雨诗的阴道，两个女人在我的玩弄下都呻吟个

不停。「屁眼屁眼」雨诗叫着，我听了马上把手指从她的穴里拿出，放到她的菊蕾上画着圈，哈丽思见我不抽送，

把屁股拼命往后拱，还嚷着我夹断你的。过了片刻，雨诗和哈丽思在我的跨下，竟然还把头靠近，相互吻起来，我

感到这对骚货让我要爆炸了，我强忍着把阳具抽出来转而送进雨诗的穴里，没几下，我的龟头一麻，精液又射了出

去。在我射精时，雨诗的小穴很很的夹着我的阳具，以至于射后很久，我的鸡巴还硬着。

完事后，我们走到客厅，见哈丽思的丈夫已穿戴整洁，肚独自品着咖啡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「你原来？？」「

哦！今天，本来是你们的排派对，我加入已打搅你们了。」他悠闲的说。原来，我和雨诗进浴室后，哈丽思抱怨丈

夫来搅和，使我这个生手难堪。他丈夫就主动叫哈丽思到浴室找我们，什么吃了药，全是哈丽思瞎掰的。知情后我

很感激哈丽思夫妇，同时也觉得夫妻相互给予最大的性自由，才是真正对对方的关爱，那种一夫一妻的传统，不过

是道德的牺牲品，古往今来，多少女子失去了人生的最高享受，而男人在道德的外衣下照样在外玩女人。时代需要

男女共享性自由，感谢雨诗，把我带进自由的天堂。

当天晚上，雨诗依在我的怀里，问我感觉怎样又撩起了我的性欲，我的手从她的肩上缓缓的滑到腰下，探进她

密密的丛林，竟然发现那里已是湿湿的一片。「你好淫，还问我。」我打趣她。说归说，我的阳具早枪口直直的挺

着了。我的动作仿佛让她明白我也变成了欲海精英了，她马上把双腿缠上我的身体，不停的用大腿在我的裆部摩擦。

我的热度让她吃惊，「你进步神速呀。」她笑我。「当然，有你这个淫妻嘛！」我也取笑起她。「和我说说换妻俱

乐部的事好吗？」我接着提出要求。雨诗点了点头。

原来，雨诗童年就移民澳大利亚，长大后身受这个移民国家换妻风气的熏陶，在16岁时和当时的男伴就在闻名

的悉尼歌剧院四周的一个高级别墅里玩起了交换的游戏。我不敢相信，她竟是在那里被开的苞。「当时你什么感觉？」

我问。「那天，我只是好奇，就去了。一个生疏人和我做的，我疼死了。平时，我的男伴只吻过我，他也是好奇带

我去的。见我落红，那生疏人马上停了下来。那晚，我看了许多男女的交换，但再没一个男人碰我。」「哦？为什

么？」我惊异的问。「参加换妻俱乐部的都是有教养的男女，他们有一个原则，对处女不能伤害。发现处女要立马

停止。」雨诗说，「可是，我在那呆的一夜却使我很想男人操我，我的小穴痒的不得了。回来后，我要我的男伴干

我，他却举不起来了。我一气之下和他分了手。事后我知道自己很喜欢男人干我，于是，有机会就约男人一起去那

里。时间久了，就和哈丽思夫妇混熟了。他们劝我找个同好做终生伴侣再玩换妻游戏，这不，老天把你赐给了我。」

她说着开始吻我的脖颈并向下吻我的乳头。我一阵酥麻，没想到男人的乳头也有这么敏感的反应。在她吻我时我的

手也没闲着，顺她光光滑的背直摸到屁股沟，并用双手使劲捏她的臀肉。雨诗的头又向下移去了，她的嘴这次却没

含我的鸡巴，而是沿大腿根下到阴囊，再叫我抬起腿，天呐，她的舌头在我的屁眼舔起来，我象电流轻击，全身发

颤。我不能忍受了，立马拦腰把雨诗扳的屁股朝上头在下，把我的嘴紧紧敷在她那嫩穴上，不断舔弄她的阴蒂，还

把舌头当鸡巴在她的穴里一进一出。「啊！舒适死了。再深点。啊啊，我好美！」雨诗开始浪叫。我知道她这时最

需要我的鸡巴干她。于是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移到她的身后将鸡巴戳进她的洞洞，浅进浅出，深进浅出，浅出深进，

我的小腹撞击在她的屁股上，发出啪啪的声响，雨诗的乳房在我的冲击下有规律的抖动，加上窗外皎洁的月光透进

卧室，更衬出良宵的情缘。

自由的门开启后，我的眼前是更灿烂的性生活，雨诗、我、哈丽思夫妇就经常沉浸在性的欢乐中。其间，我们

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，但是雨诗始终不肯带我去换妻俱乐部，问她，她不是支吾就是笑而不答。一天，我急了，作

出发怒的样子，雨诗才说出心里话。原来，她以为，我目前还不是她的老公而不想让我去。「你若真的不介意，结

婚当天我们就一块去俱乐部。」雨诗说，「你要想好啊。在俱乐部可不象我们平时那么简单的交换啊！」我不以为

然，不也是交换吗？雨诗和我商定，我毕业后马上结婚，然后再回国。

毕业的日子很快到了，我和雨诗的婚礼十分简单，只有哈丽思夫妇等一批同好和雨诗的家人到场。我们决定，

把出色放在换妻俱乐部里。

天终于黑了，雨诗领着我来到郊外一座豪华别墅门口，当车停下后，她轻轻按了几下门铃，很有规律的铃声响

了，良久里面的灯亮了，门自动打开，我们走进去是一个硕大的花园，穿过花园，一个侍者妆扮的人引我们进入客

厅，客厅很旷，没什么东西，只沙发彩电等必须的家具。我有些不解时，雨诗和那侍者说了几句话，侍者拍了拍手，

我对面的墙壁豁然打开，里面强烈的灯光马上刺花了我的眼。这时，音乐响起，奏的竟是结婚进行曲。雨诗悄声告

诉我，她早和换妻俱乐部主人说了我们新婚就来享乐的事，我不由的和雨诗踏着音乐进入里面，身后的墙壁又自动

的关闭了。看见我们进来，很多人脸上挂着笑脸对我们点头，有几个男女还举手向雨诗致意。显然，雨诗是这里的

常客。

进去后，我们在长桌上取了杯红酒品起来。这时，好几对男女走到我们跟前，从雨诗和他们的谈话中，我得知

今晚少不了耗尽身体的肉搏战。说话间，有的男人已在雨诗的身上摸摸捏捏，当然，一些女子的手也不老实的探索

我的档部。我扫了一下房间，数出有15对夫妻在。

交谈声随着墙上的钟声嘎然而止，一个约四十的男人从房梯走下来。大家都看着他。他对我们摆摆手拉开了嗓

门：「各位，今天是我们俱乐部人到的最齐的一次聚会。我很兴奋。非凡市是有对新人要在这过新婚之夜，是俱乐

部成立以来的第一次。感谢雨诗新娘我们的老朋友，这是她的贡献！更感谢新郎，他的勇气让我们的派对更有纪念

意义。」我听着不禁有些飘忽了，主人的话在耳边萦绕，很多都没能听进去，不过，我听到他说为了我们今晚的聚

会以我们为主角。

「你愿意吗？」雨诗对我的耳朵说。「什么是主角？」我问。雨诗的脸红了，原来，换器妻俱乐部每次狂欢后，

都要选出当晚的最佳老公和最佳妻子，有他们和所有夫妇性交把聚会推向高潮。以我们为主角，那就是要我干所有

在场的女人，我的新娘子则要被所有男人操。这时，我还能说不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全场马上响起了掌声。

于是，雨诗走到房间中间缓缓的脱去身上的衣服露出她娇小但挺拔的乳房，平坦的小腹，黑黑的森林和饱满的

蜜桃并把手伸到舌间亲吻，既而滑向下巴，前胸，乳头，再在茂密的阴毛处摩挲。四面的男女看着，也纷纷开始了

爱抚，男人的喘气，女人的呻吟逐步弥漫了整个空间。但是，大家的眼睛还是紧盯着中间的雨诗。就象我已有个女

人把手伸进我的内裤，我还是瞅着我赤裸的新娘。这时，雨诗对我招招手，我站起走到房中间，雨诗又指了指四周，

我才发现整个房内只我还穿着衣服，其他人都赤身相对。可能他们看见雨诗的动作，都哈哈大小，我实在是无地自

容。好在我有经验老到的雨诗，她很熟练的脱去我的西装、衬衣和裤子，鞋袜。并跪在我的前面拿手爱抚我的阳具。

我感到非常的舒适。当我低头看雨诗时，她正向旁边招手，一个个子很高，30来岁的西方男人走了过来。雨诗改成

右手玩我的阳具。左手摸那男人的鸡吧。那人爽的哦哦的低叫，他的眼睛看着我，一副自得的表情。我看见所有的

男女已纠合在一起，只是全面对我们，他们还在享受视觉，玩了一会儿，雨诗的的小嘴开始舔我们的鸡吧，舔了一

会，她又忽而把我的吃进去忽而吃进那男人的鸡吧。在嘴吃着一根鸡吧时，她的手还在揉搓另一根。我看到那男人

和我一样，马眼流出很多水，茎部则因为雨诗的口液而油光发亮。

我忽然感到鸡吧酥麻，便不顾一切的拼命按住雨诗的头，不让她的嘴离开，我的鸡吧在她嘴里快节奏的抽动，

她的嘴撑的鼓鼓的，然而，就在我要发射时，雨诗把它吐了出来。改成手的套弄，与对那男人一样，我爆发了，琼

浆从我的生命之根喷薄而出，有力的射在雨诗的脸上，脖颈上，那男人也在此刻发射了，我没想到她竟然把嘴接着

他的精液，不过看着雨诗仰着头，很沉醉的表情，我也很兴奋。

那男人见雨诗用嘴接他的精液很满足，他拍了拍雨诗的脸颊退到了房子的一边，雨诗对他抱以微笑。我看了，

也预备退走，雨诗却一把拉住我，她凑到我的耳边说：「你要留下，今天你是主角啊！」我只好呆在原地不动。这

时，一个女子很快来到我的跟前，跪在地上用手套弄我软下的阴茎，而一个男子已经在舔雨诗的骚穴了。我惊异的

是，这两个都是黄种人。我的阴茎开始慢慢硬起来，那女子抬起头看看我，一脸自得，「怎么样？我友让你雄赳赳

了吧！」她说。我点了点头，忍不住问她是不是华人。她马上回答是。然后她告诉我她的情况。

原来，她叫何小曼，也是喜欢交换游戏的，这次随丈夫鲁槟到澳洲谈生意，就光顾了这家换妻俱乐部，没想到

碰到同好的同胞，他们夫妇很兴奋，就抢着和我们^ 做\*\*. 「你看我老公和你太太玩的很愉快。」她说。我看了看

雨诗那边，果然，鲁槟和我的新娘子正用站立的姿势玩着，雨诗挂在鲁槟的腰上拼命的晃着身体，鲁槟的手在雨诗

的奶子上游动，雨诗的手则紧紧勾住他的脖子。我的热血友冲起来了我把小曼掀翻在地，从后面插进她的洞，小曼

就随着我的动作前后耸动，嘴里啊啊的呻吟着。一会儿她开始大声浪叫，「我啊、我、舒、服、死了！我还要男人

啊、啊！」她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，一个黑人走到她的嘴边把鸡吧塞进她的红唇，在我们一前一后的夹攻下，小

曼嘴里只有了含混不清的嘟噜声，她的汗水留了满声。这时雨诗进入了更疯狂的境地。我看见她坐在鲁槟的身上，

脸对着、他的脚丫方向，那儿站着的男人的鸡吧被她衔在嘴里，她的两侧分别有两根鸡吧被她的左右手抓着，，四

根鸡吧让我的夫人成了人尽可操的淫娃！

女人和男人到底不同，在雨诗和男人们大战时，我又泄了。这回我射进小曼的身体里。我连声说不能再干了！

小曼笑了：「那你静静看所有男人玩你的新娘子吧！」我只好退到屋角。再看雨诗，她的身上已满是男人的精液，

鲁槟夫妇也退到旁边看雨诗的性表演。此时，雨诗躺在地上双腿分得开开的，小穴已被干翻了，洞口一片黏糊糊的，

是她的骚水混杂着男人的琼浆，而她的嘴里仍喊着要男人干她。俱乐部主人走过去告诉她，所有男人都干了她，现

在都不举了。她竟然叫着我不管我还要。主人没法对屋外喊你们进来吧。马上，所有下人闯进房间，个个鸡吧直耸，

显然他们早想享受女人了！我数了数下人竟有20多。雨诗受的了吗？我开始担心。

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20多个下人排队干她，又纷纷把精液射进她的身体各个部位，她仍然浪叫不减不过是

听不清她叫些什么罢了。小曼凑到我身边说：「你老婆真厉害！」过了好长时间下人们也全干过雨诗了。她躺在地

上，不，应该说雨诗躺在精液堆里还睁开对我做了个满足的笑脸。

狂欢结束时，所有男女对我和雨诗表达了敬意，我们都友好的回应了对方，这次聚会我们还有一个重大收获，

就是，结交了鲁槟夫妇，回国后我们有意的到他们的城市工作，在国内继续享受性交的欢乐，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

了，希望能尽快写给性男性女们欣赏。【完】